

文学工作者都要有 融 的精神

刘晓平

自2021年11月27日的 凤凰书评 专刊开设以来，我就一直用心阅读着《文艺报》此专刊的出版。两年来专刊栏目从名家对谈、经典重读、好书推荐、新书盘点、话题探讨等多角度聚焦了文学创作、图书编辑、阅读与出版的最新动态，深入梳理总结了行业规律趋势，确确实实为写书人、读书人、出版人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。这两年来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了许多系列好作品，在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好的业绩，赢得了无论是读书人，还是写书人，乃至整个社会的瞩目。然而，我作为一个读书人、一个写书人，我想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乃至全国的文学工作者，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话题，与写书人、编书人、出版人乃至所有媒体人共同探讨，那就是在新时代里的中国 ,文学工作者除了要具备各种业务素质的同时 ,都要具有一种 融 的精神。

能想起这个话题，主要是我目睹全国上下融媒体发展迅猛的形势而萌发的。融媒体一词的概念源自于美国教授伊契尔·索勒·普尔一书《自由的科技》，1983年他便在该书中阐释了这一概念。2014年可以说是我国媒体融合的元年，这一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的一种战略层面。2014年 2016年，我国走完了创新融合、产品研发和制作适应互联网传播渠道等过程；2016年 2019年，我国走完了建

设融合平台的过程；2019年以后，我国正努力在构建融合体系的过程中。时代发展的步伐之快，让人难以想像，现在上至国家，下至区县，都有了融媒体，一些发达地区乡镇，也有了融媒体。我认为，青年作家走走的理解很到位。她说：融媒体的重点是融，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载体，使得人力配置更加高效、宣传铺面更广更深。对文学创作而言，一方面信息量更大了，可写的社会素材更多了；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落入 信息茧房，因生活比虚构来得惊心动魄，而丧失写作的欲望。但对文学的传播而言，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。过去文学传播活动主要在线下开展，从张贴海报、散发传单到杂志内夹带宣传单等征稿启事，再到现在靠朋友圈、公众号、视频号发布线下书店讲座信息、线上出版社直播信息，传播活动由单纯的线下变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。

正因有了以上认识，走走在做文学传播方式时，就立志于创新，从传统的方式中跳出来，于是就有了 一叶故事荟 的诞生，就有了《收获》APP的开发，就有了 无界文学漫游计划，以实现对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的视频化二次创作。在创意上，无界文学漫游计划 又有新的飞跃，涵盖了 小说演绎 散文入画 诗歌传唱 三大类，鼓励大家以舞蹈、话剧、曲艺、

杂技、魔术、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装置、歌唱等艺术形式参与文学文本改编。在新的创意中有传统，在传统的表达上有了新鲜的传播形式，让文学冲破了艺术的界限，不断收获新的可能性。

说句实在话，作为一个写书人和一个读者，我对青年作家走走在思考文学传播过程中，所做的创意创新工作，是极为赞赏和佩服的。她的立足点就是融媒体的一个 融 字，把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形式，用来做好文学传播工作的创新创意。由此，我便想到了本文要倡导的建设性话题：无论是读书人、写书人、编书人、出版人等所有文学工作者，都要有种 融 的精神。

首先是要融入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旋律精神。这一条无论是写书人、编书人、出版人乃至所有媒体人，尤其是所有文学工作者，都应该毫无理由地必须坚持的，而出版人是整个产品的把关者，再也不能出现 毒教材 等现象和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、误导下一代的精神产品。其次要融入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。我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，进入新时代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，我们文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思考好中国作协提出的口号，怎样用 文学照亮人民生活 ；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，文

学的养料、文学的素材在人民中间，我们必须走好到人民中去、从人民中来的道路，深入人民，深入生活，让作品体现出人民的需要和所求，让文学充满阳光和力量。再之就是所有文学工作者，都应该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，要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意识和创新意识。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文明是不容置疑的，是举世公认的，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，要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识 and 复兴民族文化的思想，我们也要有敢于创新的思想意识，在形式与方式上创新，像走走一样，在新的创意中有传统，在传统的表达上有新鲜的传播形式，让文学冲破艺术的界限，不断收获新的可能性。同时我们也要勇于正视及汲取国外一切新的文学意识与思想，为我所用，促进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，但决不是以国外的某些先进的意识与思想，用来作为否定我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文明的 依据 ；我们要在汲取先进意识与思想的同时，做好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的工作。最后我想说，我们所有的文学工作者，包括读书人、写书人、编书人、出版人等，在这新时代的进程里，要思考好该怎样在融媒体的改革进程中，学好融媒体的方式方法，做好文学在新时代的传播工作。

即所有的文学工作者，都要有一种 融 的精神和 融 的动力，去丰富我们的工作内涵，去做好我们的工作与事业。

古画四君子

江 舟

梅、兰、竹、菊，为古代画之四君子。

梅，严寒时盛开，花不美艳却清香袭人，象征着贞操高洁，坚强孤傲。

兰，屈原把它作为美好人格的化身，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沉淀，它成为自甘寂寞、朴素无华、幽静淡泊的象征。

竹，直且有节，象征正直气节。竹心空，象征着谦虚；竹秀美挺拔，象征着潇洒俊逸。竹典故颇多，如斑竹，蕴含着多情重义；竹林七贤为避乱世而在竹林中饮酒长啸清谈，竹又意味着归隐，高标致远，子然傲世。

菊，既表现 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 的田园隐逸之趣，淡泊宁静之意，又象征着凌风斗霜的傲骨和顽强的生命力。

文人画家中，好竹者，如苏轼、文同、郑板桥等；好兰者，有郑思肖、赵孟坚等；好菊者，如赵昌、邱庆余等；好梅者，如杨无咎、徐崇嗣、陈常、王冕等。

最得文人画家青睐的要数竹，苏轼、文同、郑板桥都是竹的知音。苏辙《墨竹赋》借文同的口吻道： 朝与竹乎为游，暮与竹乎为朋，饮食乎竹间，偃息乎竹阴， 观竹之变，深感 苍然于既寒之后，凜乎无可怜之姿 的可贵。可见文同与竹为友，爱竹画竹，乃是在于竹具有傲霜斗雪、坚韧挺拔的形象，表现的是画家自己的人格追求。

苏轼在评论文与可的墨竹画时，曾指出，竹风雪凌厉而见其操，崖石牢固而致其节，他把竹称为君子。而郑板桥，简直就可以说是竹痴。他说： 盖竹之体，瘦劲孤高， 枝枝傲雪， 节节于霄，有似乎君子豪气凌云，不为俗屈。故板桥画竹，不特为竹写神，亦为竹写生。瘦劲孤高，是其神也；豪迈凌云，是其生也， 依于石而不囿于石，是其节也， 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，是其品也。 可见，竹品实人品，竹趣实人生价值取向。正所谓 咬定青山不放松， 立根原在破岩中；千磨万击还坚劲， 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郑板桥独爱竹，对兰亦一往情深，竹下常添几笔兰，他对兰的评价也很高： 四时花草最无穷， 时到芬芳过便空。唯有山中兰与竹， 经春历夏又秋冬。 郑板桥对兰长于深山，孤芳自赏，无心争艳，淡泊自守之风致的充分肯定，恰恰也抒发了他清高孤傲、不媚流俗的情怀。

元代著名画家王冕擅长画梅，尤其善画 墨梅，其中有幅 墨梅图。图中仅有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横斜在画幅中间， 枝干苍劲有力，长达数尺， 将开的梅花生机盎然。在画的左上角，王冕自题一诗： 吾家洗砚池头树， 个个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 只留清气满乾坤。 诗画交相辉映， 借物抒情，表达了作者的情怀心志。王冕著有《梅谱》，其中记载有北宋僧人华光的画梅轶事： 老僧画时，必先焚香默坐， 禅定意静， 就一扫而成。人或难戏之曰： 昔子猷好竹， 师何僻于梅乎？ 老僧正色曰： 真趣安许轻薄子所知耶！ 问者悚然。 这真趣 便是画家心中之寄托，所以绝不轻薄之人玷污。

南宋末元初郑思肖画墨兰，亦有许多佳话。郑思肖喜佛、老，工画兰，当时有一权贵企图依仗权势，强行索取。知道郑思肖有三十亩田，便以折抵田赋徭役的办法，让郑思肖为其画兰，郑思肖愤怒地说： 头可断，兰不可画。 他的一幅墨兰，长丈余，高可五寸许。天真烂漫，超出物表。题云： 纯是君子，绝无小人。

古代文人画竹、梅等不称画而称写，写者，写意也，不重形似而重意趣，求气韵骨法。画中四君子与岁寒三友一样，表现了中国文人画寓情于景，借物寄志的特征。画物是为了画人，或自勉，或抒胸中情怀，其实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，一种对理想人格的赞美与追求。

仰望落叶

漆艳平

朔风舞翩跹，叶如蝶凌空。在初冬轻盈的步履间，叶轻巧地挥挥手，款款而来，落地有声。进入初冬时节，最莫过于在山野仰望落叶了。

每到周末，在吉大后山的林荫路上晨练成了我的必修课。今年，久旱不雨。前几夜零星有雨淅淅沥沥，轻敲门窗，似乎是落在了心底。秋风扫落的落叶，如露珠打湿翅膀的金蝶，在秋风中飞扬、飘落，给大地盖上了一床淡黄淡红的绒毯。

这条森林防火环山小道，幽长而空旷。

走上这条山间小径，如走进一幅画。山上各色树木斑斓多彩，像巨幅彩色画布。一排排高大的枫树、樟树、栗树，和一晃晃不知名的树木，被秋风吹得褐黄，斑斑陆离的落叶铺满了山路。这些多情的树木，把整个山道装扮得如诗如画。山间偶尔有飞鸟掠过，清脆的叫声欢乐悠扬。一阵风过，就又听到树叶 簌簌 落下的声响。

地上的落叶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层。

有些树木的叶子已然完全落光，只剩干枯的枝丫，倔强地指着天空。

不远处，吉首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正架起画板。他们在写生创作。眼前的落叶景象，无限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创作灵感。几个女生把飘落下的落叶捡拾起来，摆在画架前，和着远处的风景，娴熟地绘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、姿态万千的美术作品。

落叶，是秋最美的收藏品。

更是秋意褪去初冬来临最美交集的瞬间。

一片一片的落叶，从枝头飘然而下，如一枚枚岁月的书签，记载着一段段锦瑟年华。

古人总是以落叶为载体寄托思绪。唐代诗仙李白有 香亦竟不灭，人亦竟不来，相思黄叶落，白露点青苔 ；范仲淹有 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 ；马致远有 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 。虽然没有见到落叶二字，可是枯藤老树在西风巾摇曳，也是落叶遍地。诗人们看着落叶缤纷，内心更加容易产生对离别的伤感，对朋友的思念，对故土故地的眷恋。

在我看来，落叶如此，人亦如此。

一生轮回。一片落叶装饰了秋天，一季落叶，却沧桑了流年。这正如我此时的心境。

秋去以后，春天还会再来。感谢落叶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。



两只鸟 周文静 摄

我与索溪河

曾红彬

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索溪河边，那时我父亲在索溪镇工作（旧时称喻家嘴公社）。

那时的索溪河，河岸两边柳树葳蕤成势，野茅草长满河滩，依河两岸，有零星的木楼与院落。河边的鸭子潜游成趣，一不小心便啄出了一条银亮的小鱼。水野，河也野。

那时，父亲总让我下河洗自己的衣服。河坝跳岩上，经常可见我提着小铁皮桶清瘦的身影。洗衣时，看着流水里嬉戏的鱼儿，我会长时间发愣。我发现，我很享用这一刻，很喜欢这样安静的时光。

山是孤独的，水是孤独的。每每起身远望，看到远山含黛，余霞散成绮丽的绚烂，心里便想到 水光山色，潋滟波光 这些入景的词句。每当这时，我的心是潮湿的，总隐隐有一种激动。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也许，那时的我就已经对美有了一种柔软细腻的深沉喜爱。我在河边零碎的时光中长大，我的记忆中，全是这条河的影子。

我在河里洗过澡、跳过潭，抓过鱼，这一切，都成为我与索溪河相融的一部分。

生命由无数的零碎组装，而这些的零碎，又是生活的全部。在这零碎中，在不完整的时光链条里，我与索溪河分开了一些时间。当我再次回到这条河边时， 棒打狒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 的生态已经悄然不在了。索溪河老是发大水，山崩海啸。这期间，有两座大桥被洪水冲垮。有一年，我和母亲过河后，桥塌了。返回再过河时，我只得背着母亲趟水。赤脚走在冰冷的水里，水没过双膝，水势浩大，走得十分危险和艰难。

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趟水，索溪河水的凉，让我再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。而母亲当时也一定在为正长大的我能勇敢去面对洪水的胆量，由衷地高兴。

有次半夜过河，在索溪河喻家嘴段，因洪水过后水情不清，一下河刚趟过一段，我便被洪水冲走了。记得被洪水冲走时，身体像是一截木头时高时低随浪翻滚，仍还清醒的我，拼命地往北岸方向游爬。幸好一块巨石堵住了我，让我得以死里逃生。惊魂未定的我，慌忙检查身上的东西，衣服紧黏住身体，像落汤鸡一样狼狈，一袋饼干，因浸水变成了一团稀糊糊。后来，我还是借一截木头支撑着越过了河。此时已是凌晨。

懂得包容的索溪河，安抚着我。洪水要我的命，而她用河床保护了我。我感谢索溪河，是这条河，让我坚信生命的长河里，会有危险，也会有助力。

是索溪河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得珍惜命，并努力地活成人的样子。

旧的事物，是寻溯生命的最可靠的向导。零碎的记忆片段，总会显影那些曾经的岁月。

还要感谢索溪河边的一位姑娘，她让我从此与这条河再没有分离过。在见证索溪河沧桑变化的同时，也有幸见证了她的成长。在我心中，她与索溪河一样，也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。

时光荏苒，索溪河两边的村庄田野，都已成了宜居宜游的城区。这条河在时光里，被人们爱护得更加湛蓝纯净。河两边修了漫步栈道。河面建了好几座新桥，河中筑了好几道河坝。

过去河两边的样子，仅留有一张以百丈峡为背景，开满金黄色油菜花的照片印证。